

永远未知的盗墓江湖，不可复制的盗墓奇侠

突厥神棺

糖衣古典◎著

瀚海寻踪鬼城遇险，戈壁探秘血棺惊魂！
阴刻图，轮回城，真陵假墓，致命迷惑！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突厥神棺



糖衣古典◎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突厥神棺 / 糖衣古典著.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221-13057-0

I . ①突… II . ①糖…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16513 号

突厥神棺

TUJUE SHEN GUAN

作者 糖衣古典

责任编辑 朱智毅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 : 010-59623775 010-59623767

三河市明华印务有限公司

2016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20mm 1/16

字数 195 千字 印张 13.25

ISBN 978-7-221-13057-0

定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 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目 录

1



第一章
摩天崖 / 1

第二章
石头城 / 23

第三章
阴刻图 / 49

第四章
石武士 / 79

五个人跃下马来，将马匹尽拴在寨子外的栅栏上面。而后收摄心神，全神戒备，慢慢走了进去。这摩天崖下面的寨子很大，百十座房屋鳞次栉比，一间挨着一间。只是奇怪的是，这百十间房屋都是空空如也，没有一个人。偌大的摩天崖下面就好像四个人日前在云梦泽里面看到的那一个鬼镇一般。

这石头城堡里面的环形甬道斜斜而下，众人循着那马蹄印一路向前，走出百十丈后，前方地上赫然躺着一具马匹的尸骸。整个马匹浑身的肌肤血肉都已经被吃得干干净净，只余下一具惨白的骨架躺在石头城堡的甬道里面，看上去甚是骇人。五个人策马奔到近前。风冷情凝神望去，只见这一匹马的骨架还带着一丝血腥之气，似乎是刚死不久。

众人心中都是一动，心道：“这甬道中央的洞窟竟然出现这么一幅图画，一定是想告诉后人一些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众人随即抬头上望，只见那一幅阴刻图上面所绘的乃是七十二座陵墓。七十二座陵墓俱都位于浩瀚的大沙漠中，参差排列，犹如天上的星宿。每一座陵墓前方都立着一座刻有狼头的石碑，石碑上的字迹都一模一样。

风冷情心中一动，走在这石像武士环绕的神道之上，感觉好像走进了这些石像武士所生存的古代一般。七个人眼看就要走到尽头。忽然之间，左边倒数第三个手持丈八铁钺的石像武士猛然间双目暴睁，口中大喝一声，而后手中的铁钺夹着一道厉风，向走在中间的叶半崖一下猛击过来。这一下夹带着一股凌厉的劲风，向叶半崖斜斜劈去。

这些童子年纪大概都是十三四岁，骨龄甚小。尸骸之上都是裹着一种丝绸，丝绸色呈深红，裹在这些白骨之上，更是显得十分诡异。尤其让人感到诧异的是，这些身穿红绸的童子尸骸四面团团而坐，俱向中间跪拜。而在这些红衣童子的中间则是盘膝坐着一个年纪更小，看上去也就七八岁的男童的尸骸。

众人都是心头大震，这石窟里面究竟是什么物事，竟然能够在这烈焰之中来回奔走，毫不畏惧这灼人的烈焰？众人心头疑惑之际，只听那脚步声猛然间向这洞孔奔了过来。转瞬间那怪兽便即奔到这洞孔跟前，跟着便是当的一声大震，好像那巨兽撞到这洞孔之上。洞孔四壁岩石簌簌而落，石屑纷飞之中一颗硕大的头颅从那洞孔里面冒了出来。

据说有一种虫子只有指甲盖一般大小，这种虫子有一种特性，喜欢吞噬一切跟火有关的物事。而且遇到明火之时，便即扑上，犹如飞蛾扑火一般。但有一点与那飞蛾不一样的是，这种虫子遇到火焰之后，会立即自爆，而且自爆的威力简直跟江南霹雳堂的霹雳子不相上下。因为这种虫子的特性，所以人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火食。

铁中坚急忙闭住呼吸，等那阵血腥之气避过之后，这才凝神向那血棺之中望了过去。这一望之下，铁中坚大吃一惊，只见在那血棺之中竟然躺着一个全身赤裸的男子。这男子说不出多大，看面容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无法分辨真实年纪。而在他全身，竟然被密密麻麻的根须缠绕，每一根根须都从这男子的身下绕过而后在胸前交会。



第五章

童子煞 / 103

第六章

轮回城 / 125

第七章

火食虫 / 155

第八章

血棺 / 183



第一章 摩于崖

风冷情、铁中坚、水灵三人俱是倒斗门下弟子，对倒斗门中各门各派的信物俱都识得。

搬山派弟子人手一块搬山令，所谓令在人在，令亡人亡；而那摸金派的门下则是每人一枚摸金符。

这摸金符乃是用穿山甲最锐利的爪子所制。符身刻有摸金两个古篆字，乃是摸金校尉随身佩戴之物。而在这客店柴房之中，那青衣老姬手中竟然紧紧握着一枚摸金符。这让风冷情、铁中坚、水灵三人如何不大吃一惊？

成天骄久历江湖，自是听过许多盗墓者的事情，甫一听到三人脱口而出的这三个字，眼珠一转，已明其理，缓缓道：“这一枚是摸金符？”

风冷情点点头，神情凝重。

成天骄眼中一闪，慢慢道：“难道这个青衣老姬是摸金派的门下？”

风冷情、铁中坚、水灵三人对望一眼，都是面面相觑。三个人虽然知道这一枚摸金符乃是摸金校尉的信物，但是这青衣老姬是不是摸金派的门下，三个人可是谁也说不好。

风冷情缓缓道：“只怕这青衣老姬乃是很久很久以前埋在这里的一具僵尸。”

铁中坚点了点头。

成天骄缓缓伸出手去，摸向那一枚摸金符。

那青衣老姬双目紧闭，一动不动，但就在成天骄干枯的右手抓到那摸金符，往后缩手的时候，青衣老姬的尸身蓦地睁开双眼，一双手陡然间向

成天骄的咽喉抓了过来。

这一下出手如电，眼看着青衣老姬一双手就要抓住成天骄的咽喉，成天骄身形向后急退，闪身跃到一丈开外。

那青衣老姬的尸身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肚腹之间挺得老高，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成天骄。

成天骄将右手摸金符送入怀中，跟着闪电般掏出一张黄纸，身子向前一纵，手中那一张黄纸迅捷无比地贴到那青衣老姬的脑门之上。

那青衣老姬适才眼中还冒着凶光，被那黄纸在脑门上一贴，跟着双眼之中的凶煞之气渐渐消退。成天骄伸出右手轻轻一推，那青衣老姬便即砰的一声倒在土坑之中，又回复到原来模样。

成天骄跟着掏出一把匕首，只见寒光一闪，成天骄手中的匕首已经凌空刺了下去。噗的一声，匕首刺在青衣老姬尸身的肚腹之上，划破外面衣襟，将青衣老姬尸身的肚皮划了开来。

肚皮一开，只见一股黑水激射而出。风冷情、铁中坚、水灵三人急忙闪身躲到一边。那股黑水喷到土坑两边，立时将挖掘出来的黄土染成黑褐色。

四个人看得暗暗心惊。

成天骄沉声道：“这青衣老姬显然已化尸成僵，变凶害人。适才出到那天井之中，不住喷水，而后那光着上身的汉子便是被这青衣老姬的尸毒之水喷中面门，这才中毒而死。”

铁中坚道：“咱们得了这一枚摸金符，倒也省了许多事情。听说那摸金校尉聚集在山西吕梁山一个叫做摩天崖的地方。那里把守森严，有了这摸金符自可取信于摸金门下的守卫，放咱们上那摩天崖，去寻找熊猫。”

风冷情点点头，道：“铁大哥说得甚是。”

成天骄在那土坑四角各埋了一颗两寸来长的钉子，钉尖斜斜指着那青衣老姬。成天骄道：“这叫四象镇魂钉，只要不将这四颗钉子取出，这青衣老姬自此便永不会诈尸。”

成天骄又将那店主牛二招了过来。

牛二早已吓得脸色苍白，双腿不住颤抖。这客店柴房之中竟然出现了一具僵尸，而且这僵尸还口喷浊水，毒死一人，自己终究难逃干系。破财免灾是避免不了了，怕只怕官府追究起来，自己难逃其责。

成天骄叮嘱那牛二道：“这一切都是土坑之中的这一具僵尸所为，你也不需畏惧，只要我们走了之后，将这土坑埋起来就是了。切记切记，千万不要触动这四枚钉子。这四枚钉子就是专门用以镇制这一具僵尸的。”

牛二不住道谢。

四个人回到楼上，各自休息。第二天早起，四个人结了房钱，这才出门而去。甫一出门，便看到十余个人正策马从远处疾奔而来。每一个人脸上都带着怒容，看样子竟是来寻仇的。

成天骄低声道：“这些人怕是那昨夜死者的亲属，这般气势汹汹地前来，那牛二可是要破费破费了。”

四个人来到镇子西面，沿着那条大道向西而去，走了一天，将近傍晚时分，这才走到官道。在路边的客栈之中歇息了一宿，第二天买了四匹马，这才径自向北而去。

过长江，越黄河，一路缓缓徐行，十来天之后，终于来到山西境内，距离那吕梁山摩天崖也只剩有一日的行程了。眼看天色昏黑，暮色袭来，四下里望去，只有远处的一座破败的关帝庙似乎尚可容身。

风冷情随即道：“成前辈，铁大哥，咱们去那关帝庙里暂住一宿，明天再行赶路不迟。”

众人都是点头答应，当即策马向那关帝庙奔了过去。一盏茶的工夫，四个人便已经来到那关帝庙跟前。抬头望去，只见这关帝庙大门洞开，两扇门板也早已朽烂，歪歪扭扭地靠在一边墙上。大门上那“关帝庙”三个大字也是模糊不清。铁中坚心道：“这关帝庙怕是有数百年的历史了。”

四个人驱马而入，奔进这关帝庙天井之中。天井里种着十来棵高大的龙爪槐。龙爪槐树干甚粗，夜色之中，每一根伸出的虬干都仿佛鬼手一般狰狞。天井地上更是落了厚厚的一层秋叶。这破败的院落之中似乎到处都是凄凉萧索之意。

四个人下了马，将马匹拴到龙爪槐的树干之上，而后迈步走了进去。这大殿正中供奉着的那一尊关帝神像早已金漆剥落，手中持的那一把青龙偃月刀也早已不知去向。大殿中供桌之上满布灰尘，一盏青铜香炉摆放在供桌之上，香炉里面满满的都是香灰。大殿后面又有四扇板门，紧紧关着，似乎这大殿后面还有一进院落。

众人刚走进大殿内不久，殿外夜空之中一声霹雳，跟着便暴雨如注。顿时间，大殿门外，一片白茫茫的，只看见那雨点落在大殿外面的石阶之上，直激得水花四溅。

四个人心中都是暗自庆幸，这要是晚进来一步，便赶上了这一场倾盆大雨。只听雨声如注，毫不停歇。

风冷情从那供桌底下找出几个残破的蒲团，递给其余三人。三人将那蒲团放在靠墙一侧，坐了下来，眼睛都望着这殿门外倾盆而下的暴雨。

片刻之后，风冷情只觉得一只冰凉的小手慢慢伸了过来，轻轻握住自己的右手，跟着一阵幽香缓缓送入鼻端。暮色之中，只觉得水灵的头轻轻靠在自己的肩膀之上。水灵没有说话，风冷情也没有说话。二人心目中都是暖洋洋的，这般相依相偎，执手相牵，二人只觉得一股温馨的情意在心中弥散开来。

良久良久，风冷情微微侧过头去，望向水灵。水灵也恰在此时轻轻抬起头来，望向风冷情，两人四目交投，都是微微一笑。黑暗之中都是感觉对方的眼光有若星光一样，熠熠放光。

二人都是满心喜悦，却没有注意到在不远处，铁中坚正目不转睛地望着二人。在铁中坚的眼睛之中满是痛苦之意。铁中坚看了良久良久，这才终于使劲将脑袋转到一边。他心底有一个声音在暗暗告诫自己，不要再有什么非分之想了，知道吗？这两个人是天作之合，难道就因为她和你们有一夕之欢，你就如此执著？这个眼波盈盈的水姑娘却是一心一意地爱着风冷情……

成天骄望着大殿门外倾盆而下的暴雨，心中似乎也想起自己年少时候的往事……

正自一片静谧，只余雨声哗哗之际，在这大殿外面，远远地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只听那匹马笔直地沿着官道直奔而来，走到这关帝庙附近的时候，忽然一拐，而后便向着这关帝庙疾驰而来。

四人都是心中一凛，风冷情心道：“如此雨夜，什么人在官道之上纵马疾驰？”

四个人都站了起来，走到大殿门口，隔着茫茫的雨帘，向外看去。只见大殿门外天井之中陡然间闯进来一匹红鬃烈马。那匹红马犹如疾风一般

奔了进来。马上卧扶着一个一身青衣的大汉。那青衣大汉双臂抱着马颈，似乎是受了重伤。跟着那匹红马陡然间停住，那青衣大汉便扑通一声从那红马上栽了下来，仰面朝天倒在地上。

四个人定睛望去，铁中坚啊呀一声，急忙蹿了出去，一把将那青衣大汉抱了起来，跟着蹿进大殿之中，将那青衣大汉放了下来。其余三人急忙围了过来。

风冷情和水灵适才也已看到这青衣大汉正是那搬山派的第四弟子李中义。只见李中义脸色惨白，胸口上一根短箭射了进去，只留下一截箭尾，双目紧闭，似乎受伤甚重。

铁中坚急忙取出几枚丹药，喂入李中义口中。过了片刻之后，那药力渐渐弥散开来，李中义这才慢慢睁开眼睛，看见铁中坚在自己身旁，似乎松了一口气，低低地叫了一声：“师哥。”

铁中坚知道，李中义的这一条命是保住了。只不过是誰将李中义打伤？李中义胸口的这一支短箭又是谁射的？

铁中坚沉声道：“四师弟，你先休息一会儿，等养好伤之后，咱们再详细述说这些事情不迟。”

李中义点点头，刚欲闭上眼睛，只听远远地又传来一阵马蹄声。

殿外的大雨在这顷刻之间已经小了许多，那马蹄声便分外清晰起来。五个人侧耳倾听，那马蹄声似乎也只是一匹马冒雨独行。

李中义听到这马蹄声，又是一惊，脸上立时露出惊恐之色，望向铁中坚。铁中坚伸出右手，轻轻拍了拍李中义，示意他不要惊慌。

五个人只听得那急骤的马蹄声由远而近，向着这关帝庙而来。

铁中坚低声道：“风兄弟、成前辈、水姑娘，看来这人极有可能是冲着我四师弟而来的，咱们将他截下来。”

成天骄点点头，道：“好。”

风冷情和水灵也都点点头——这铁中坚为了自己，才跟着去那摸金派的总舵，这一点小忙岂能不帮？

一盏茶的时间过后，殿外的大雨渐渐停歇下来，那马蹄声也已奔到近前。月色之下，只见奔来的乃是一匹黑马，马背上端坐着一人。那人头戴雨笠，身穿一袭黑衣，雨笠下一双眼睛寒光四射。

这一匹黑马全身犹如黑缎子一般，被适才的大雨一淋，似乎要冒光来。

那马上的黑衣人策马冲进这荒废破败的关帝庙中，一抬眼看到天井里面那五匹马，瞳孔顿时收缩起来，而后一勒马缰，那匹黑马仰天一声长嘶，停了下来。马背上的黑衣人随即四下里望去，只见大殿之中黑漆漆的一片，自己要追捕的那个人却不知在不在这里。只是这五匹马突兀地出现在这里，马背上的黑衣人心底不由自主地一凛，心里隐隐地升起一丝不祥的感觉。

黑衣人一拨马头，便欲策马向关帝庙外面奔去——这关帝庙里面的隐隐杀机已然被这黑衣人察觉。就在那匹马转过头来的时候，黑衣人只觉自己背后一阵风声响起，似乎是有什物事向自己拦腰打来。

黑衣人危急之中不及思索，双脚向上一纵，身子悬空而起，堪堪避过身后那凌厉的一击。一瞥之间，黑衣人已然看清攻向自己的是一根犹如大蟒的鞭子。

那根鞭子此刻正握在一个青衣大汉的手中。那青衣大汉满脸络腮胡子，神情不怒自威，正自手握那条鞭子，从大殿之中缓步走了出来。青衣大汉正是铁中坚。

黑衣人心头一凛，身子落到马上，立即策马向外面冲了过去——黑衣人隐隐感觉在这关帝庙之中杀机四伏。就在黑衣人策马向外狂奔之际，只见自己身前一花，跟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从黑暗之中跃了出来，双掌迎着马头，用力击出。

那匹黑马和马背上的黑衣人都感觉到一股大力迎面而来。黑马被这股大力一击，竟然不能向前。与此同时，在天井左面蓦地现出一个灰衣老者。那灰衣老者手中一根银链陡然击出，向那黑衣人的咽喉而来。这银链速度之快，几如闪电一般。

黑衣人无奈之下，只有再次将身跃起，落向天井右面。

黑衣人身形甫一落到地面，面前蓦地又出现一个少女。只见那少女雪肤花貌，一双眼珠骨碌碌地不停转动，手中拿着一把奇门兵器。看见黑衣人落在地上，少女手中的那一把奇门兵器陡然间刺了出去。

黑衣人只觉得风声响起，不由自主向后退数步。再次环目四望之时，只见自己所骑的那匹黑马早已经奔到天井的龙爪槐树下，远远地躲了起

来。而在自己身前也已经围上了四个人。四个人都是手中握着兵器，眼睛盯在自己脸上。只这一瞬间，自己便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

铁中坚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那黑衣人，手中黑龙鞭也是蓄势待发，只要这黑衣人稍有异动，手中这黑龙鞭便毫不留情地击发出去。

黑衣人嘿嘿一声笑，笑声甚是尖锐。跟着这黑衣人沉声道：“想不到在这荒郊野外又跟诸位遇上了，真是缘分啊。哈哈哈哈哈……”

这黑衣人甫一出声，铁中坚、风冷情、水灵却都是浑身一震，这黑衣人正是挟持水天波进到云梦泽的那个阴险毒辣的黑衣人。

在那刑狱之中，就是黑衣人将三人还有那熊猫困在一处石室之中，几乎让他们死在里面。要不是有水灵的霹雳子相助，三个人就将困死在那石室之中，而那处心积虑想要将三人置于死地的正是眼前这黑衣人。

而后铁中坚和风冷情、水灵三人又在那云梦陵之中和这黑衣人一番恶战，后来被守陵兽穷奇将风冷情三人逼进云梦妃子的风棺之中。之后禁婆出现，那黑衣人就此不知所踪，想不到又在这关帝庙中重遇。

黑衣人面色微微一变，心中忍不住暗暗叫苦——想不到自己追杀搬山派的第四弟子，却又遇到在那刑狱之中紧追不放的三个人。看来真的是不是冤家不碰头。

黑衣人眼珠急转，筹思应对之策。

风冷情、水灵、成天骄、铁中坚各自站在天井一角，团团围住黑衣人。

大雨已停，夜空之中一轮圆月高挂。疏星几点冷冷放光。夜风拂面，寒意逼人。

黑衣人瞳孔慢慢收缩起来。

铁中坚森然道：“昔日你将我们四人困在那刑狱，竟意欲将我们困死在石室之中，却不知我们这几个人与阁下何冤何仇，竟至下此毒手？”

黑衣人闭紧嘴唇，一声不吭。

风冷情缓缓道：“阁下为何将我师傅挟持到那云梦泽之中，难道我们淘沙司马跟阁下也有不共戴天之仇吗？”说到后来，声音转厉，语声之中竟然森冷如刀锋一般。在风冷情的心中，师傅水天波的死尽是由这黑衣人一手造成的。倘或没有这黑衣人挟持而来，远赴这云梦泽，师傅也不会莫名其妙地死在云梦阁中，至今不知真凶为谁。是以这黑衣人是害死师傅的

元凶首恶。

风冷情此刻内心汹涌澎湃，只想将这黑衣人杀死为师傅祭灵。水灵咬着嘴唇，也是死死地盯着这黑衣人。

黑衣人只觉得身周这彪形大汉，还有那雪肤花貌的少女、脸容冷峻的少年，六道目光射在自己身上，犹如芒刺在背。倘然目光能够杀人，估计黑衣人此刻早已死了不知道多少次了。他情知此刻自己被团团围住，情势凶险，只不过处此危机之下，已然容不得他逃脱。于是哈哈一声干笑，陡然间身子拔起，向后一翻，向庙门外面冲去。

成天骄、风冷情、水灵三人见黑衣人意欲逃走，一起出手，三件兵器齐齐向那黑衣人身上招呼过去。

铁中坚一声大喝道：“哪里走？”手中黑龙鞭夭矫而出，在半空之中发出锐啸，向那黑衣人扑了过去。

黑衣人身形向后翻出一丈，眼看那铁中坚的黑龙鞭后发先至，向自己击了过来，当即半空之中伸出手，一把抓住黑龙鞭的鞭梢，借力使力，身子由向后翻出陡然间变为向前，从铁中坚的头顶一跃而过，纵身掠入大殿之中。这黑衣人的身法好快，竟然在四人的包围之中掠入关帝庙大殿。

铁中坚、风冷情、成天骄、水灵四人都是脸色微微一变，心中俱道：“这黑衣人的身法好快啊。”当即手握兵器，向那大殿之中追了过去。

黑衣人纵身掠进关帝庙大殿，目光一扫，只见供桌前面，地上躺着的那人，正是自己苦苦追寻的搬山派第四弟子李中义。黑衣人大喜，纵身便向那李中义扑了过去。就在距离那李中义两丈开外的时候，黑衣人只听身后风声响动，似乎有一件利器破空而来。

黑衣人心中一凛，不待那利器近身，便将身子向左平移开两丈，只听当的一声，黑衣人抬头望去，只见一把匕首笔直地插入面前七八丈外大殿的一根廊柱之上，直没至柄。这一刀是何等力道。

黑衣人心中一寒，心道：“看来今日在这四个人的包围之下，已然讨不了好处，还是赶快脱身为妙。”身后四人疾追而来，黑衣人当下只有向前奔去，跟着用力撞开大殿后面的四扇板门，奔进后面的一进院落之中。

铁中坚四人紧随其后，急追而来。

黑衣人奔进后面院落，只见后面院落天井之中伫立着一棵枝繁叶茂的

大树。这棵树树干要四人合围那么粗，树干之上整个树冠犹如一个巨大的帽子一般扣在这棵大树之上，而每一片叶子却是殷红如火，树叶之上还有数个黑色斑点，被雨水一淋，树枝树叶都是湿漉漉的。银白的月光一照，这棵大树在这天井之中显得那么诡异。

黑衣人却不及多想，此刻他只想赶快离开这里——若被身后那四人捉到，黑衣人知道自己是必死无疑。

黑衣人当即纵身一跃，跃上那一棵诡异大树的树巅。此时，风冷情已经拔出那一把插在外间大殿廊柱上的斩鲸刀，纵身跃到后面天井。

铁中坚、水灵、成天骄三人相继奔了出来。此时那黑衣人已经站在那一棵大树的树巅，向着四人微微一笑，笑容之中满是得意之色，而后嘿嘿一笑道：“诸位，恕不奉陪了。”说罢，便欲纵身而起。就在黑衣人刚欲抬脚的一刹那，距离黑衣人最近的那一根树枝忽然一弯，犹如手臂一般卷住黑衣人的腰际。

黑衣人大吃一惊，急忙伸手去抓那根树枝。黑衣人右手甫一触到那根树枝，只觉得滑腻腻的，哪里像是什么树枝？

黑衣人使劲去拽，那根树枝却越箍越紧。跟着旁边的几根树枝也俱都弯了过来，绕到那黑衣人身上。树枝的每一片树叶都紧紧贴了过来，贴在黑衣人身上。黑衣人只觉得那些树叶好像一张张嘴一般，贴在自己的肌肤之上，将自己慢慢包裹起来。

天井之中，风冷情、铁中坚、水灵、成天骄四人正自心中惋惜被这黑衣人又逃之夭夭，谁料想峰回路转，黑衣人竟然被这一棵树的树枝紧紧包裹，一转眼的工夫，整个黑衣人都被树枝裹在其中，跟着便是一声惨呼声从那密密麻麻的树叶之中传了出来。然后，惨呼声越来越低。片刻之后，惨呼声渐渐止息。

四个人凝目向那树枝上望去。只见那树枝缓缓松开，黑衣人的尸身啪的一声从那大树上落了下来，落在泥地之上。四个人都是一呆，跟着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在四个人心底缓缓升了起来。

只见那黑衣人周身上下数十个洞口不断地往外流着鲜血，看上去极为恐怖。黑衣人已然死去，但是脸上笃自带着一副惊惶恐惧之色，似乎是于瞬息之间被这一棵恐怖的大树夺去了性命。

铁中坚咽了一口唾沫，沉声道：“这是食人树。”

风冷情和水灵还是第一次听到，忍不住抬起头来，望向铁中坚。

成天骄皱了皱眉，缓缓道：“这一棵大树莫非是噬魂血树？”

铁中坚点点头，道：“成前辈所料不错，这一棵大树正是噬魂血树。”铁中坚顿了一顿，道，“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噬魂血树。我曾经听我师父说起过这噬魂血树的名字，知道这噬魂血树长在阴气极重的地方。每每遇到有人来到近前，便会伸出树枝般的触角，将来人卷到自己跟前，而后将之杀死。

“这噬魂血树还另有一奇，它将来人杀死之后，并不能将之消化吸收，而是要靠一种小小的虫子。那种虫子只有拇指盖一般大小，生长在噬魂血树一旁的树洞里，只要血树将来人杀死之后，那虫子闻到血腥之气，便会从树洞之中钻了出来。而后纷纷爬到那被血树杀死的尸骸之上，将那尸骸浑身肌肤血肉尽皆吞入肚中，再爬到那血树旁边，吐出口血，以便供养这棵血树。这种虫子，有一个恐怖的名字，就叫做噬魂。这虫子和这一棵血树合起来就是噬魂血树。”

风冷情和水灵听了都是暗暗皱眉。

风冷情心道：“这种虫子这么邪恶，倒好像和那犀牛背上的犀鸟一样，互相扶助，互相滋养。”

铁中坚慢慢道：“这种噬魂血树在传说之中便是邪恶之树。只是缘何在这关帝庙的后进院落之中出现，却是一件奇事。”其时，铁中坚正面向三人，低声而谈。

风冷情忽然间伸出手，一把拉住铁中坚向自己所站的方位使劲一拽。

铁中坚心知有异，也不抵抗，顿时被拉了过去。到得风冷情身边，铁中坚低声问道：“怎么了？”

风冷情皱紧眉头，道：“铁大哥，你看。”

铁中坚见其余二人也都是神色紧张，急忙转过头来，只见在自己刚才所站立的地方，一根碗口粗的树枝正自缓缓缩了回去。

铁中坚心中一凛，心道：“适才若不是风冷情这么一拽自己，恐怕自己此刻已经被这食人树的树枝卷了过去，也做了这食人树的口中之物。”

四个人急忙又退出数丈开外。只听食人树树干一阵簌簌响动，跟着便

有一个浑身漆黑的虫子从那食人树的树根上面一个小小的洞孔之中钻了出来。那只虫子浑身漆黑，只有指甲盖一般大小。两只小小的眼睛不时地转动。看见黑衣人那一具尸骸之后，那只黑虫子发出吱吱的响声，跟着便从那树洞里面源源不断地钻出和它一模一样的小虫子来。

那个小小的树洞竟似无底洞一般。眼看着那些噬魂血虫犹如潮水一般涌了出来，四个人不禁为之变色，急忙转身退回到那大殿之中。

那四扇殿门早已破败不堪，千疮百孔。四个人凑眼到那殿门上的洞孔向后院的天井望去，只见那些噬魂血虫纷纷爬到那黑衣人的尸体上面，不住吮吸起来。片刻之后，那黑衣人的尸体便即慢慢干瘪下去，仿佛被抽干了周身的血液骨髓一般。到得最后，噬魂血虫一个个吸饱喝足，慢慢离开时，黑衣人已经只剩下一具白骨静静地躺在地上。

那些噬魂血虫慢慢爬到血树旁边，一个个张开口，慢慢吐出。转瞬间，血树树根之上便堆满了从这些噬魂血虫口中吐出来的东西。

四个人看得甚是恶心，急忙转过脸去，走到一边。

水灵低声道：“风哥哥，我总觉得这关帝庙疹得慌，咱们不如趁着这大雨已停，赶路吧。”

风冷情点点头，对铁中坚和成天骄道：“成前辈，铁大哥，咱们还是上路吧。这关帝庙有些邪气，我看还是离远的好。”

铁中坚和成天骄点点头。铁中坚随即抱起李中义，三人在后，走出大殿，来到那天井之中，铁中坚和李中义共骑一马，成天骄、风冷情、水灵三人分头上马。天井里还剩下两匹马，四人弃之不顾，随即上马出门而去。一直骑上官道，道上这才没有那么泥泞。

四人缓缓行去，此处距离摩天崖已然甚近，四人遂也不再着急。行出百十丈开外，忽听身后蹄声哒哒，风冷情回头一看，只见黑衣人所骑的那匹黑马正自不紧不慢地跟在四人身后。

风冷情一怔，对水灵道：“灵儿，你看那匹黑马跟了过来。”凝神一看，这匹马赫然是一匹母马。只见那一匹黑马若即若离地跟在四人身后。水灵心中好生奇怪，心道：“黑衣人已死，莫非这黑马知道没了主人，这才跟在我们四个人身后？”眼见银月清辉淡淡地洒在那黑马的马背之上，显得这黑马犹如披了一层银缎一般。

水灵心中一动，当即放慢速度，慢慢靠近那黑马身旁，跟着双脚离镫，猛地纵身而起，跃到那黑马的马背之上。

风冷情沉声道：“灵儿，小心。”

水灵嘻嘻一笑道：“我会的，风哥哥。”

那匹黑马被水灵骑着，甚为温驯，竟似将这雪肤花貌的水灵当做了自己的女主人一般。水灵大喜。

风冷情见那黑马并无异状，笑道：“灵儿，看来这一匹黑马和你颇有缘啊。”

水灵伸出手，不住抚摸着那匹黑马的马鬃，只觉光滑异常，心中大爱，道：“风哥哥，咱们给这匹马起个名字吧！”

风冷情想了想道：“这是一匹母马，又这么黑，就叫做黑玫瑰怎么样？”

水灵喃喃念了两遍：“黑玫瑰，黑玫瑰……”顿了一下，道，“这个名字不错，以后就叫它黑玫瑰了。”

水灵垂头对那黑马道：“黑玫瑰啊黑玫瑰，以后你就有名字了，你高不高兴？”

黑玫瑰状似甚为高兴，仰天一声嘶鸣，似是在回应水灵的问话。水灵伸出手去，凑到那黑玫瑰的口前，黑玫瑰伸出舌头舔了舔。水灵掌心被黑玫瑰舔得发痒，忍不住哈的一声笑了出来。

风冷情见水灵和黑玫瑰相处甚欢，心中也是甚为欢喜。当下风冷情牵着另外一匹马，水灵骑着黑玫瑰，铁中坚、李中义和成天骄在二人身后，策马向那摩天崖奔去。

晨光初露的时候，五人终于骑到了吕梁山摩天崖下。那摩天崖其实并不甚高，也就一百余丈。只是周围群山甚矮，也就显出这摩天崖的气势恢宏了。

摩天崖下面有百十座松木搭建的板屋。板屋前十数丈开外围着的一人来的木栅栏，将这松木板屋和摩天崖严严实实地围在里面。靠南面一座栅栏门大门敞开，原本应站在大门两旁的守卫却踪影全无。

五个人纵马来到门前，看着大门里面鸦雀无声的一片死寂模样，众人都是颇为好奇。

成天骄沉声道：“十余年前，我因为一点私事，从这摩天崖下经过。